書集傳

原缺

下方得武王即死三監繼叛○沖人說見盤庚下○王氏曰歷服歷數也服王事也蔡氏曰六服也○愚曰大惟我幼沖人當此喪亂之時繼嗣無疆之大歷大服言力小任重造猶道也之造○孔氏曰我不能造於智哲愚曰言初未有所知導民安故數數況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愚曰格知知之至也不敢言用龜紹大命故敢自言不如天也○愚曰此先自責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彼義反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句絕用寧王遺平聲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唐孔氏曰已者謂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新安王氏曰已止辭所言止此又有所申則曰已○東陽馬氏曰已若嘆聲發語之辭已訓猶今人說話[illegible]字意義同也○愚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往猶進也我小子猶如涉水既在深淵之中只當進求我所以濟決無中止之理敷廣賁

飾謂增光潤飾其治也敷賁前人所受之命謂使天命愈降愈固也茲所以不忘大功呂氏曰守成之君苟止於襲見定規所守飾使宗廟之業日新無弊則為不善繼矣先王有大功於天下謂定亂安民子孫能繼志述事則前人之功為不忘矣故予不敢閉于天降威謂天既降威于三監[illegible]以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絕殷故使之叛若不往伐則是我閉絕天之威也○葉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故謂寧王自成王言之則曰寧考學言之則曰寧人以其在前則曰前寧人猶言前人也新安陳氏曰康誥酒誥言教化故專言文王大誥論征伐故專言武王○王氏曰人說詔言辟王者大誥以命民故先于若能老天道賁四表立政事以明故就命流[illegible]言明于發于[illegible]執得道下躬騖以平故詩何彼襛矣言平王征[illegible]以武以討以爲長戢言武[illegible]業成民業故立政與詩[illegible]言成王言各有所當○林氏曰自古占天意以決嫌疑定大事必藉於大龜故珍藏以爲之寶世傳不失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今我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illegible]卜之以觀吉凶繼天之明而即就其命益天之禍福其萌兆其道幽遠無介紹以

傳其意惟卜之龜則天之明曉然可紹此所以即命也○迪

辭揔言欲繼前業以龜決天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尺允反）殷小腆（他典反）誕

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在斯反）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

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亡婢反）寧武圖功我有

大事休朕卜并（必政反）吉

孔氏曰曰語更端也○呂氏曰有大艱于西土謂武王崩西

土有大恐（[illegible]）故西土人皆憂懼不安○愚曰越

及也蠢蠢動無知之貌腆厚也紀經紀也叙緒也武庚乘此

蠢動恃其（[illegible]）小腆大敢紀其既亡之緒武庚固不量力亦是

天降威也（[illegible]）上文○蔡氏曰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

安乃曰予當復興○呂氏曰反小我周邦為鄙鄙如鄭

子產曰今吾日鄙也同○夫說見泰誓下○愚曰子往也二監

今日蠢動其明日賢者有十夫來爲我輔翼以往撫安武事
謀並其功大事戎事也○三山陳氏曰賢者之見每先衆人
而決彼知天理人事故來助周周公因十夫之來信天人所
向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況卜之幷吉乎聖人雖灼見事理
之當爲亦不敢自用必考之人謀卜謀之合而後決也○愚
曰此章方言武庚作亂來歷決之以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
誥綱柱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逋補吾切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古曷字
不違卜
友邦君說見泰誓○唐孔氏曰肆故也○愚曰尹氏官之正
長也庶士官屬之衆也皆治事之人于伐往伐也○二逋亦

氏曰逋播臣指武庚商亡而武庚逋亡播遷也○愚曰以猶度也謂考也○孔氏曰考成翼敬也○三山陳氏曰言征伐之事既難且大民之不靜其責皆在王者之宮邦君之室謂化自內始於我小子當成其敬以自反可也不可征伐王害不違卜而反已乎或曰王害不違卜者言何不違卜如二叔言○吳氏曰以決今不敢蓋公所尊老思邦君御事之以武庚為非見周之度且動其心如王害不違卜之難於此者切不及難微之事惟及於庶邦君武庚之當伐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卬五剛反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孔氏曰卬我毖勞也蘇氏曰毖慎也○三山陳氏曰故我因汝艱大之說深長思其艱而歎曰信乎此舉蠢動天下使鰥寡不得安豈不可哀哉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豈非聖人反己之道哉有始者推之惟知所艱能反之○呂氏曰攻觀天下大勢惟一面未嘗有故並欲徵伐以存其自此成王之於三監呼心存亡之機所係不可不征所君乃守常者故之言周公豈知其非興再三思量所以書無褒心也

林氏曰我非凡於爲此欲我繼世有天下爲天所役使而天遺其大者投艱者於朕身謂承祖宗之大業當内外之艱苞於予冲人不暇自恤我身以欲往伐○新安王氏曰爾邦君等於義當安我曰無毖於憂誠不可不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反曰不可征毋乃偷安嘗爲義乎○愚曰此章繼說始末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愚曰已矣前事不復言矣予非欲違爾之言乃不敢廢上帝之命與我小邦周謂由百里而興也寧王惟卜用泰誓言協朕卜是也受茲命受命爲王也今日天意欲誅殺以相佑我民況我亦用卜幷於吉文艱而言曰天道至明而可畏吉福

善禍無所歸咸我有德而三監有罪今日禍難乃天欲殲殷而輔弼我大大之業也夏氏曰卜吉卽是也之禍殷[illegible]固成於夏[illegible]以[illegible]我[illegible]公旬[illegible] ○愚曰此章言卜不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illegible]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林氏曰爾西土邦君御事皆舊事武王之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知寧王定天下若是其勤哉○王氏曰閟言不閟而不通毖言艱難而不易○愚曰三監之叛天意閟毖乃我成功之所所處所也易曰雷雨君子以經綸禍患之來乃天儆人君而開以成功之地予不敢不極盡終寧王所圖之事故我大化誘爾使從夏氏曰化如時雨化之之化誘如循循善誘之誘○三山陳氏曰化

諒爾無非至誠之言天知我惟誠從而輔我或曰我奉[illegible]天幽遠難見即諸民而可考民心所向即天意所輔[illegible]民輔我則天輔我矣民獻于棐則民輔我之效也○孔氏曰我何其不於前寧人謀其功所終乎○愚曰四國爲亂天意亦用勤勞我民使之除害如人有疾乎何敢不於寧人所受之休而畢之乎武庚猶病根也去之則可以畢前人所受之休而天之勞我民乃所以休之也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成言休以其效之美言反覆勸之耳○此章言前業當終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古候反厥父菑側其反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戶郭反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孔氏曰若順逝往也○愚曰承上章而言順昔日武王伐殷之

事朕其往征矣朕非易其言也朕言本艱日思之熟矣陳氏曰曰艱曰思曰熟又曰艱日思于求合聖賢謂深慮之○艱也曰能我昔日不敢則我亦往矣昔者謂初欲時所以遲疑不行者以言艱之故以曰於以故至今日底法致于規模堂為堂之基址也○孫炎曰菑始去草也○孔氏曰喻如作室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構立屋乎喻如農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呂氏曰比二監一事以喻不肯構穫欲成王武王業以致太平猶考之制○厥孔氏曰此作室菑田之父乃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哉不終寧王之謀則寧王之神亦不如此故我何敢不於我身撫安寧王所受之大命乎王氏曰於我者不敢以累後人也林氏曰敉大命謂定武庚之亂安周業也○蘇氏曰養謂廝養奴隸也○愚曰民養猶言人僕也三監戕害百姓汝庶邦乃不肯征如人之父兄乃有鄰友來伐其子弟為奴僕者其可勸之使不救援乎父兄喻成王友喻武庚三監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臨事此章復申

上章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illegible]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愚曰肆如詩是伐是肆之肆勉其男往征伐也林氏曰[illegible]

欲其陳力以戰鬭也○孔氏曰十人即民獻十夫○愚曰明察國事由於哲人十人盡哲人也迪知蹈履而深知之也袁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若是輔不誠信若行不輔也故命從討[illegible]乃天之定[illegible]

常尚不敢變易其法況今天降灾害于周邦淮夷興禍難未
之人指三監等大都親胥相伐于其室家謂骨肉相伐今汝
乃不欲征是汝亦不知天命不可變易也與亡周敗於法祖
應○王氏曰天欲殄殺若穡夫斂然曰予當收斂之終畝使無
遺也林氏曰武王伐紂而曰除惡務本正謂此然紂武同然誅紂而封武庚誅武庚而封微子何哉盖武王所欲誅者紂而已武庚何罪成王所欲誅者武庚而已微子何罪盖罪止於其身聖人忠厚之意也○袁氏曰指指意也武王克
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苟使他人得以據之而不全非所羅
豈寧王之指意乎○愚曰天休眷寧王予何待揆其卜法敢
并從之以率循寧人有指意之疆土乎言揆之天意則恢復
舊疆雖不卜猶當從況今卜而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助
順誅逆其命無僭差惟如此卜兆所陳而已何疑而不往哉
此章總申前諸章之意以晳人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
當然故決往東征也

微子之命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說見微子篇。唐孔氏曰黜殷命謂絕其爵殺武庚謂誅其身。孔氏曰命微子爲宋公爲湯後新安王氏曰紂之後可黜湯之後不可黜祀也命封命之書呂氏曰殺武庚封微子皆出周公書叙言成王所以明周公尊王之心也後同。林氏曰微子殷之爵今則封宋當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則貴爲上公尹兹東夏猶以微子稱至後世亦皆稱微子非自[illegible]商之[illegible]殷祀不可使先王絕祀微子所以稱周初未嘗有臣周之意成王亦以殷王元子作賓王家亦非有臣之之心箕子微子進退則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也。詳見咸問

微子之命　九五章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王若曰說見盤庚。猷說見大誥。呂氏曰微子本帝乙長子呼元子以明其當立。孔氏曰稽古考古典也。統說見武成。呂氏曰崇德如封夏之後所以尊崇禹之德封殷之

後所以尊崇湯之德敬賢賢謂擇其後嗣象其先王之賢者封之使承元王之統緒修一代之禮儀文物以存先王之典刑文獻也

新安王氏曰自正朔之不用時王之制度[illegible]人謂一代之治自有一代之規模[illegible]隨時以新人之耳目所以不欲襲先代典禮者蓋損益之宜[illegible]時而同用則古實之時求與之略服同之異樂[illegible]禮物亦修後聖何以稽考而較辨乎至於殺人是亦非合於滅先王之典籍但出於私心也

○愚曰作賓謂先代之後有不純臣之義如為賓客然書言虞賓詩言有客是也

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賓者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

○呂氏曰後世滅人之國惟恐宗祠之存為子孫害今乃欲其與王國咸休永世無窮見用心之廣大忠厚也○愚曰此章言考古典以封其為元代之後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王氏曰致一之謂齊大而化之之謂聖

愚曰齊誠於所以一聖通化所以化流一故化

愚曰廣博大淵深遂深

呂氏曰四字不可分當因其以上義湯德合此於元亨利貞無所

撫安存也

除邪佞謂放桀加被也裔衣裾之末故稱遠嗣為裔。呂氏曰寬乃人君之大德自古帝王立一代之規模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或有整治嚴肅亦不害其為寬也湯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功既被于當時德又垂於後裔亦成一正天下功所以大衍于後而已公子孟子論伯者以智力成功所及有限王者以道德致治功及無窮。新安王氏曰湯功德之盛傳祚六百詎可使無祀于子孫乎。愚曰此章述湯之德推上文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聞去聲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愚曰踐履以修猶治也。張氏曰厥猷湯之道也。愚曰聲譽猶宗也聞聲譽聞于人也令聞善譽也。張氏曰恪謹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謹神人外也故言肅恭呂氏曰敬以當適用之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事神以此事人。蔡氏曰微子紀宗祀其一也。張氏曰克孝則可以承宗廟肅恭神人則可以守社稷君子

○新安王氏曰不忘謂念之也我嘉乃德篤厚不忘字二呂氏曰哲養深厚念成湯之方謂之篤不忘如此則一新不已今人處心不厚才有此蔽向便漸忘了時歆是享也王氏曰猶子為後得祀故稱其帝時敬上帝時歆於祀享可知矣祗協故而合也○葉氏曰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上公也東萊呂氏曰公有一有二有三公之公太師太傅太保任而上公王者後有公侯伯子男之公出封為方伯者是也此封宋者推二王後乃褒之以殊其曰曾盟乃公以公為國人以禮之辭○孔氏曰用上公汝為上公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鎬京東○愚曰此章述微子之賢應上文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方元反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林氏曰已下皆戒勉之辭○愚曰服猶被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蕃與藩同屏也諸侯之衛王國猶藩屏然律猶律度之

律飭以欽敬爲主往之國布汝之教訓謹汝所被之命術行五典五常之道以此蕃衛王室遠而弘廣汝祖成湯之烈下而律範汝所有之民內而求安其位上而毗輔其君若非特一己之榮子孫保之世世享汝之德非特一國之美萬邦視之以爲法式使我有周無所厭斁永不忘在王家此章應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愚曰歎而申戒行至務盡其美無廢我命○三山陳氏曰上文皆朕命也以下[illegible]庚之烈成功甚顯今皆無一言及此私然氣象[illegible]殷武庚自是武庚事封微子自是微子事大命未[illegible]以名[illegible]若[illegible]義氣微子之命皆和氣○王氏曰泰此[illegible]豈[illegible]冊一語之及故獨推士言也[illegible]言禍之先若周公[illegible]之失則畏與殷之遺民言之微子之命並[illegible]告微子之賢其言有餘也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孔氏曰唐叔成王母弟名虞後封晉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而壟異穎穗也○三山陳氏曰異畝同穎乃天地之瑞所以數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成王知此禾乃周公之德所致于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而作歸禾之命當作篇之後周公既得王所命之禾遂陳天子之命作嘉禾之書二書雖亡觀其序猶有唐虞賡歌之意當成王始疑禾為之偃金縢既啓禾為之起及君臣相得禾又合穗見周公之忠誠與天為一也

康誥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愚曰霍叔之罪輕於管蔡故存不及之○蘇氏曰康叔欲封文王子○呂氏曰殷之大家世族已遷于洛其不遷而在殷地者謂之餘民葉氏曰康蓋所封之國叔字也周公於兄弟皆稱字親之也武庚三監既平以其地為衛以封康叔

叔以殷餘民封於衛詩人推本其故名曰列於邶鄘衛○呂氏曰爾命之實也
數誥之篇次于武成而此一篇命康叔乃作二篇言商民乃告之所以存亡
所以特書也○愚曰此篇與洪大誥治也康誥本命辭因洪大誥
治之文故屬大誥大誥本謂成周大誥無邦之文故名大誥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孔氏曰七年三月也唐孔氏曰洛誥言七年洪保而言新邑營之事與此召誥參同此言作新邑及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哉生魄說見武成○愚曰其基定基作營作鎬京在西

洛在東○林氏曰洛地為天地之中故作大邑而四方之民

大和悅而來會呂氏曰欲宅洛先事民乃大和會此後設酒之中此周公營洛邑民之所以樂成之也愚曰周制

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九服獨舉其上五服者以蠻夷鎮藩皆

夷狄也○唐孔氏曰男下獨有邦字以男服居五服之中舉

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愚曰見猶謁見之見士與事同見

事見而效事也五服諸侯及其百官播揚民情之和以見事

于周呂氏曰王室有人服以諸侯皆有朝會之時試成王所以沖孫向民會晉鄭不言宋齊高張宋仲幾之徒其亦以武王柳○潘氏曰勤和殺壯以勤歸之勤○孔氏曰周公皆勞撫之遂乃封命汝大誥以治道○林氏曰周公營洛將遷殷頑民居之其既諭之則有多士多方之書其餘民不遷而留於衛者則以委康叔故於作洛之時數民或徙或居遂於此誥命康叔因以訓迪餘民也王氏曰三監既誅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經營洛邑事之叙也此書乃并誥作洛揔言告康叔盡封康叔先卜洛之前而告康叔乃在作洛之際其誥洛則四方之民五服之侯咸在王者將以大命於諸侯以於臣民所會之時則所及者衆所儆者狠此康叔之誥所以在營洛之際也○唐孔氏曰三年滅三監七年作洛封康叔則其間必須有人鎮守自不可知○唐孔氏曰周公以王命誥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莫報反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於計反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許玉反肆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

孔氏曰孟長也。林氏曰諸侯之長孟方伯也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初則以周召分陝爲二伯總諸侯盖州伯也此說自康叔之子康伯至伯昌皆以伯稱至頃侯始稱侯〇葉氏曰詩稱諸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則衛之長諸侯限矣〇呂氏曰周公之誥其意本於成王故言王若曰謂王之意如此也其辭則周公自與康叔言故曰朕其弟小子封而篇中及梓材又指王而言之陳氏曰兄弟以親故繼王命而親親之誥不得不然故曰朕弟曰小子〇張氏曰稱孟侯尊之也朕其弟者親之也小子封者卑之也愚曰尊之欲其任重而不必親之以其學之至而不忘畏之欲其殺戮而不恃〇孔氏曰汝大明顯之父文王張氏曰文王光昫明乃斷斷于刑王政曰不顯考〇愚曰治天下之道不過德刑二者而所謂德者人之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悟而入乎德罰者人之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避而不入乎罰此一篇之綱領也張氏曰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慎罰敬明乃罰

以下欲用叔謹罰比與維民以大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人用罰仍用德也然則以天命然後之〇氏曰明德所以之之

諸也謹罰務去之罰也不敢侮鰥寡者愛其所當愛仁民林氏曰鰥寡至子存恤也不侮

賢賢者也乃人情所易忽於此小則則其人民不可加矣庸庸者用其所當用使能也祗祗

者敬其所當敬尊賢也明德之事也威威者刑其所當刑罰惡也

謹罰之事也爾位之以宗卑與六彝之高下以相形截輕重與權宮覽之事也以小大以相當始可謂之庸庸威威一或言之相對則

此庸庸敬敬矣〇袁氏曰道德不在高遠當如此使此則是道理當如此而不必他求即是惟理矣是是非非使民曉

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紂不以政教奢亂殘德作威棄親老幼無辜保出宗廟而安安德所當明罰所當罰

蔑不可侮侵賢所當敬用罪非所當用威刑辱非顯民辛世其皆自文王以此示之人始明於御敬惟其不顯者而顯民所謂以其昭昭而使

人昭昭也中國稱華夏以其治教文明也而紂敗壞之文王用此道

始更造區域之夏於我一二鄰邦修起言積累之漸而勤也

造者創新而為之修者因舊而整之文王為西伯故言我西

土。孔氏曰時是怙恃也。愚曰有覆冒之冒謂覆之也有

于冒之冒謂承其所覆也。王氏曰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惟

怙冒是文王○帝天誕見其殪殷○孔氏曰殪殺也〻新安王

氏曰戎殷也言其無道故曰戎殷○張氏曰寡兄言其德不

群謂武王也新安陳氏曰寡有二義寡君寡人是謙辭寡兄是稱寡此寡命言其寡有○愚曰惟德所以顯其兄耳○林

氏曰天乃命文王伐殷而文王大統未集所以大受其王命

使及其國家其民人如是秩敘而治理由汝寡兄武王昌勉

之力惟文武積累遺周故汝小子得為諸侯○葉氏曰肆言

東土以其長諸侯也呂氏曰恐懼投以受封為萬戒則此心惕息惠念所以為戒戒則不可不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

命

愚曰念哉不可忽忘將大遹述也往之國也敷求廣求也保

愛護也乂理治也宅心存其心也別求猶更求也弘廣而大

之也○呂氏曰今衛之民全在康叔能率文王盖叔文王之
子衛民必以能敬述文王望之也○愚曰紹紹謂繼續之於聞衣
謂服之於己○王氏曰紹所聞於文王而被服其德言然未
可足也又當往敷求殷先哲王用其道以保乂民呂氏曰詳覽聖賢君
作商民素受其政化今循而行之自可保乂商民猶未足也又當更大遠求商老成人宅
心而知其訓則呂氏曰商老成人以能識前言而得先王之道○愚曰老成人之言語不能無意老以則靜而明大而深而其精識
之旨也猶不可以為足又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其道以康
保乎民文考最近故曰祗遹而紹聞殷先王遠矣故當敷求古先王又遠則當別求古先哲王而聞用由則殷先王以保乂殷
曰康保殷民保之而後可又得文之而後康康者耆者○至也既康矣又不可以不保以故林氏曰保乂殷民有宅度林氏曰
雖法古先哲王又當弘于天則無以加矣召誥曰則無遺壽
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亦此意也○
愚曰道至于天而極而人莫不各具此天也聖賢之所先得
乃吾性天之所同得多法前言往行反而充廣乎此性之天

九聖賢所傳混融貫通皆吾性內之物而吾之所得於天者始充廣而無虧至順之德左右逢原綽然裕乎乃身矣於保民乎何有苟徒遵法於古不能自弘于天猶八珍前陳而吾無以受之亦外物耳豈我有哉勉強模倣終亦扞格安能造於若德裕身之境乎在者存而不失也王命即上文所言如此斯能存王命而不廢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音通瘝古頑反）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孔氏曰恫痛瘝病也○呂氏曰命汝為諸侯非以富貴汝乃是委病痛於爾身以殷民欲汝攻去之誠戒（孫氏曰常若有病痛在身則思去之不敢緩矣）○三山陳氏曰上天可畏惟誠是輔然天以難見察於民情則其大

可見民情所向即天心之所嚮民情所背即天心之所厭然小人寒暑怨咨是未爲難保以今往盡乃心汝無康而好逸豫乃可以民成王自天而考之民自民而求之可謂至要孫氏曰今然而不能動勝於中心也書曰致其可畏非今蓋亦小小患心恐懼民以敢而天戒慎於孔氏曰我聞古遺言○呂氏曰申言小人難保之意怨無大小皆能爲患孔氏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不在小怨弭怨之道當惠所不必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忽汝當厚撫異以惠所不惠也誠汝以小事人多棄怠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張氏曰不必懋而懋之則無所不懋惠不必惠而惠之則無所不惠○已說見大誥○蘇氏曰服事也○葉氏曰懷其民而保之張氏曰民之有求者必有以應之民之求我者必有以保之○林氏曰懷猶曰人情莫不欲壽一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二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此所以懷保之也○愚曰宅猶定居也○新安王氏曰作興也新者變其舊之謂○愚曰已乎汝雖小子然汝所事在弘廣王之德意以懷保救民新民乃天命所說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

殷民者亦所以助王宅定天命作新斯天下之民也林氏曰弘王助王皆以王言則爲周公之辭可知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愚曰殷民染紂與武庚之惡濟斯時犯法者衆故此書多及刑罰之事而所主則終在於與刑至君陳亦書及於刑則略矣東陽馬氏曰刑罰事事教殷民兼此刑罰一失其用則此流矣○眚災終三説見舜典○孫民曰敬則不詳明則與不敢斯可原情而定罪大制曰愚其審明毋其失輕以從就之○呂氏曰人有小罪非其過誤乃因爲敗常亂法之事乃不可不殺愚謂典五典也不典式爾如今所謂惡逆之類但古人以人倫爲重故自作不典罪雖小而或殺而不赦者非常有也○袁氏曰人至愚謂以中刑輕罪者有其小罪必當其可不赦者直明此以殺而已何刑乃如昔可時曉暮詳非直罪也人乃有大罪非其故犯乃惟眚災適然如此當盡稱道其所犯以極其罪然

後從而赦之是乃不可殺若夫罪有辭則勸或恐其人觸犯法之誤也○蘇氏曰此周公設為辭示寬於小大以明其情之有輕重耳非謂小罪可殺也所謂乃其罪亦不可不殺而之非小於之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殺者不赦未殺而罰人於以死之地亦可謂殺被殺殺者已殺而情可矜者有過失殺雖已殺皆曠大以未殺未殺而以之殺殺與小罪殺而大者於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劓劓刵刵

唐孔氏曰子生赤色故曰赤子○劓刵說見呂刑○林氏曰上章言敬明乃罰汝能如上文所言則罰之輕重倫理皆有其敘是汝能大明而有以服民也○新安王氏曰民知其明之難欺法之難犯其以勑懋不敢犯不敢有以犯有司○王氏曰刑罰之有敘者政而已未及夫德也故民之和強勉而已非其德也惟道之以德然後民懋之以德若有疾若保赤子道之以德也畢棄咎其康乂懋之以德也

若古人如保赤子也誠者一則以加諸彼去民之惡如去己之疾則調治無所不至以盡其責一則以去民之惡如保赤子則是……所以

至民以惡自又奚此有疾後言赤子善民之惡然後可深又也○愚曰至此則民無得擬於刑

故繼言刑乃天討而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以無或刑人殺

人乃為善非汝封又曰得以劓刵人必無或劓刵人乃為善

唐孔氏曰此又曰者亦劓敘之又曰也蓋成王不以明刑為貴以欲斯民棄惡向

治小大之刑皆措不用與刑期無刑之意同○大學康誥曰

如保赤子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音列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或曰王國之事為內諸侯國之事為外事此書之告侯甸臣

民咸在焉上章指殷之舊用刑之道此章則專言衛國之刑故

以外事別之亦猶下文言外正也○孔氏曰時是臬

法也愚曰臬門橛也有限準之義故以制法猶謂法為律也○愚曰司職掌也○孫氏曰

當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 有愚曰蔽當殺彝殷上乃殺代所文也○愚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言異 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illegible]或曰[illegible]則其

罪刑也又爲之鄭昏[illegible]之以此要囚決之要斷以之斷[illegible] 要矣要乃謂結定其囚之罪也服猶著

也著於心而念之也蔽斷也蔽要囚者斷其所結定之囚猶

今世引斷也汝要囚不下以輕以服念之五六日至於十日至

於三月深思詳察事[illegible]理乃大斷其所要之囚今世俗因

已結罪後猶有翻覆者[illegible] 古者未嘗遽斷也詳見[illegible]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illegible]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

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陳氏曰是法事指上文言也○愚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

言也茲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

罰[illegible]用殷法常用者 刑殺重故擇用殷法合於時宜者

上章總言之此章條別之也。呂氏曰次如次念之次不可移就汝之意。愚曰汝所用之法盡順於理可以曰是有叙矣然惟當曰未有順事其惟成王欲無或刑人殺人用刑殺而順理未足言也故又謂已乎汝雖小子他人未有若汝之心者朕心朕德惟汝所知蓋言人心惟欲推德化而期於無刑爾可不深體哉上章言所施刑罰又當因情此章言用法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林氏曰自得罪猶自作孽也非人所致。孔氏曰為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於以取貨利。愚曰如今法中劫。

愚曰暋強暴很戾昏迷也。憝惡也死且不畏人無不惡之者。林氏○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殺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孟子閔作閔譈作譈

愚曰此章上下疑有缺文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音的)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古黠反)

愚曰善事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illegible]王氏曰字撫愛也天顯謂長幼之分乃天敘之顯者鞠子謂兄康王之誥稱矜憐也弔至也上文冠攘十惡之人是誠元惡人所大惡者也況不孝不友者其惡尤甚以至父因子之不孝遂不慈其子兄因弟之不恭遂不友其弟其悖天倫及人理皆若可憝然孝慈友恭乃天所降與斯民之常性其所以至此若不於我為政之人得罪乎用其不能教道故使民彝泯絕紊亂(音殺)[illegible]由用也文王作罰刑文王所制之刑罰也○孔氏曰

戛常也（說見胤征章〇或曰康叔所論我民曰我當明用刑于乂所作文罰刑茲無赦率無赦罪而循不率戛則人可率）（蔡傳之意此章乃不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者）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彼列反）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禮文王世子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於父子之義長幼之序〇林氏曰外庶子指衛言也〇王氏曰況外庶子所以訓人（此言諸侯之官人君訓之以教訓人之言以訓人）與其正人之官（即此職正人若掌政之官）及小臣諸有符節者謂將命出入之吏（符節陳氏曰如今之印也）〇呂氏曰古之〇夏氏曰乃當分別播布德教立民大譽之善（譽名不彰然以善聞吳氏曰譽謂稱說）今乃非彼所以用此以病其君（君指建此官）

我以善民則君可以德我今不能念用君命故病民君也是乃長惡納民於有罪之地此乃

敗所惡者豈特如元惡之[illegible]汝乃欲速由茲義率殺

之此我前所言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illegible]指暴也[illegible]汝民曰小臣外正即

上所謂正人小臣諸節也其曰外正亦猶外庶子云也○或

曰為君為長不能正其家人及其小臣○愚曰民不孝不友

不責諸為臣之人而曰速由文王作罰刑是汝不率教化之

大常也政人不能敷化乃速由茲義率殺而不自責其身之

不能正家以率臣則是為威虐大棄王命而以非德為治

也汝當致力者亦在汝身無不克敬典以率之乃由以此裕

其民使之從容自化爾典即人倫五典也民之不孝不友由

其不知敬典爾敬則律己嚴而威率者無裕則待人寬而從

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

王之敬典忌刑亦謂明德謹罰而能裕[illegible]德化乃能裕民耳汝當自勉曰我惟

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蓋化民如文王始可以慰朕心

朕德也上三節[illegible]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陳氏曰成王前既責之民又責之爲政之臣又責之康叔於今上

此則成王以自責於身○呂氏曰爽明也明見得斯民導迪

之則吉康張氏曰民莫不欲[illegible]上下以迎之則[illegible]

者也[illegible]○張氏曰殷民安於殷久矣故我今其惟

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於民爲求呂氏曰不[illegible]法殷先王[illegible]

殷求殷先王[illegible]○呂氏曰何況今殷民憋以迪之則不能自適[illegible]

康之地不迪則罔惟民偷於凶危而我邦國亦無政[illegible]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illegible]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illegible]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孔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行欲其勤德謹罰林氏曰[illegible]

以安定也○三山陳氏曰今民不安靜未能定止其心雖導迪之屢猶未和同豈民之罪哉由我德化之未至也天道彰明其罰我殛我我何敢怨呂氏曰屢迪未從猶無辭於天罰況不迪乎○林氏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今民至屢由未同則罪不在民當自任其責以相上帝以刑罰殛之何敢怨哉○愚曰罪不在大與多雖小而寡猶能取禍況不能治民至顯聞于天則罰殛之至宜矣尚何待乎此二章成王自責以感動康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愚曰戒康叔敬哉無作怨之一言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政以得民心為主無作致怨之學明德謹罰則無作怨矣○張氏曰[illegible]

不在大亦不在小其可恕不可恕為治有不易之正論有通行之常道明德謹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彝成王恐康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殺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剕之語唐太宗亦若故戒以勿用性斷以至誠大敬其德古人亦有為天下惟守以誠行之以敬而已敏則恐其欲速以康安汝心康則恐其懈怠至必回顧汝德顧則恐其姿意或迫以弘遠汝謀優游寬裕乃以民自寧則我不瑕殄絕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爾雅曰肆今也○大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吳曰天命不常汝當念哉無使我所與汝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今所謂之誥命也明汝所服之命不可昏而忘高汝所聽不可卑而隨高乃所聽尊所聞也○蔡氏曰高乃所聽於古之成

王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且懷豈不高乎用以康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愚曰往哉行矣敬典者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此教化之大

原也故終復提其要告之汝勿替敬典以從順我告汝之言

則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斯不至殄享矣

酒誥　周書

孔氏曰殷俗化紂嗜酒故戒以酒誥　呂氏曰秦之柄在吾衆居西漢之禍在此歟東漢之禍

行謂殷家習見之病在淫厚此皆百年世之利殷末百年世病在酒故周公特作書誥之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孔氏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林氏曰沬古沬字水也陳氏曰紂為糟丘酒池

紂長夜之飲殷人化之自妹邦始故周公特發明大命即天命○王氏曰紂其君也其臣民化之故言邦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孟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唐孔氏曰文王朝夕爲穆故稱穆考孔氏曰周自后稷封爲始祖稷生不窋爲昭鞠爲穆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隃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組紺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氏曰如字讀者叔張淡反○詳見君酒誥○唐孔氏曰告勅使之敬謹故曰誥毖○葉氏曰庶邦諸侯也庶士庶邦之群臣也唐孔氏曰文王在西伯故得戒庶邦下稱爲○新安王氏曰官長曰正其亞曰少治事之臣有正有少○孔氏曰朝夕勅言惟祭祀用此酒惟天下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用於大祭祀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人自以意爲之令言天下命者其八爲長者夫之所使也○愚曰酒誥遭和逆誥故祀以爲誥○愚曰後人不知置酒之意乃縱酒至於廢德喪邦陷溺而不覺猶天禍之也新安陳氏曰表德之言行也揆以言辜○愚曰禁之所以王者之所以戒以其心之敬而明也酒酒則前所以繼所以家亡國也○三山陳氏曰此文王誥毖庶邦庶士之辭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愚曰文王又誥教其庶邦庶士之小子三山陳氏曰言其孫曰前此其子孫此謂小子曰誥教其後覺○蘇氏曰有正有所治也有事有所作也彝常也[illegible]王氏曰用爵於酒則正者縱於欲故不可彝酒○林氏曰古之教者禁於未發謂之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成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言蒙一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愚曰此庶國總庶邦之君臣與其小子言也蓋文王之化惟祀乃飲呂氏曰謂飲祀受胙以德將之無至於醉呂氏曰中觚所乇則爲[illegible]所迷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王氏曰言庶國化文王誥教其民使迪小子○愚曰土物土地所生之物也惟土物愛則務本而無外慕其心臧善不溺於酒使民迪小子則迪民可知不言酒者仍上文互見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

愚曰其小子明聽祖父之常訓而不忘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又民小大皆務德而不徹於酒其小子亦守惟專於土物惟德為尚純一不分於酒]

孔氏曰於小大之人皆務德子孫惟專一[愚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謂燕邦之君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丁丈反]肇牽車牛遠服賈[音古]用孝養[羊亮反]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先典反]腆致用酒

愚曰此戒康叔之民也。孔氏曰藝種也。新安王氏曰秉曰黍[今人以為黍粟]稷[孫子例反]曰稷[今人以為稷粟]。刑統注長兄也。王氏曰既藝黍稷乃始牽車牛遠行從事貿賈賈人亦受田也畢農賈則工可知。愚曰妹土之民繼是以往竭股肱之力純一不雜勤勞農賈事考長養父母其父母喜慶自洗腆致用夫酒洗所以濯之也腆所以厚之也[猶今行人歸者尚洗沱之説]上以奉

親戚下以慰己勞如此用酒亦不禁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愚曰此戒康叔之臣也庶士有正謂群臣之有職掌者也庶伯君子謂衆官長之賢者也孔氏曰國君之子君子猶子男之子推稱陳氏曰君以位而言此句指其賢者說蔡氏曰故君子爲有德之稱亦有以位稱者如言有官君子是也惟君上下疑有缺文○王氏曰爾大能進德于君者老則惟君以養老之故爾乃飲食醉飽蓋非耇老則不敢以醉飽爲事也袁氏曰進其德於君以長事君○張氏曰養老乃其醉飽以養其衰非飽無以養其體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玆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玆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愚曰此戒康叔自身也夫民因農賈而飲士大夫因養老而醉特其小者又推其大者論之故言是不惟曰永久遠也觀省

觀也省省察也。東陽馬氏曰進飲食曰饋進飲食以祀其先故曰饋祀。張氏曰動作必稽中德則無過不及之行愆家[illegible]中德必不然後可以保其社稷宗廟庶幾可進饋祀以享神祇祖考而自因以用逸。愚曰正事猶上文言有正有事中猶天下之大本豈特可以饋祀用逸此乃信為天子正事之臣非止治侯國也此亦惟天順汝之大德林氏曰以酒為享故天降威以儆戒用酒者當不為天所棄非止無愧於君也將永不忘在王室非止一國之休一時之榮也。蘇氏曰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不能故獨戒其沉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聖人之禁人蓋亦此孫氏曰此王者開臣民之飲也使其燕養其耆諭祀以是乃祀同之之所樂也亦猶好貨不可為而為者若行者禁則剛可以為妣以與之於故外色聲然則何嫌於好色但人情之所好導之者其異人情之所不敢而導之者事以成于周公之意於也。呂氏曰周公勸人飲酒之門不過蒸嘗祭祀一飲皆前具度以節敬開之耳飲以不至於縱故養得溫厚氣方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孔氏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邦君袁氏曰人臣尊上之人輔訓之方使有以益于以謂輔之翼之是也御事及臣民子孫皆能用上教不厚於酒呂氏曰不厚於酒於德業以厚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愚曰康叔法

之以率臣民也自君至此欲其法文王林氏曰文王得天下所修之身而無過哉

教化漸被人心循道所以大成西土所以受殷命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東陽馬氏曰惟曰猶今人言只說道也○唐孔氏曰周公受命

於殷兼當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孔氏曰殷先

哲王謂湯○愚曰迪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

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階顯輕重之間吕氏曰不畏小民則不足爲畏天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吕氏曰德是本然之所有不能常之則雖有而亡然之明不能持之則昏○孔氏曰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君皆能成王道敬畏輔相吕氏曰聖賢之君惟以大臣贊成己德故敬畏其相○新安王氏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若庶士御事庶尹御事通庶官言之也然三公謂之三事六卿謂之六事諸侯三卿亦謂之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平王言卹我御事周民者有壽則御事兼小大之臣皆可稱也○吕氏曰君既畏相故在位者皆恭敬輔君君臣皆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敢尚飲乎三山陳氏曰商先哲王以畏民遺心故己之所行者無非以畏子孫之所遺者無非以此遺子孫子孫之所效法者無非以此畏其美以不可不知所畏也則乎商哲之垂裕後昆此畏也以子孫之繩祖武則惟以此畏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尹人祗辟

遇曰越及也○唐孔氏曰舉四服以總六服邦謂國君伯謂諸侯之長○愚曰內服畿內也禹貢畿內稱甸服百僚說見皋陶謨庶尹庶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也亞說見牧誓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類也宗工尊官六卿之類也百僚之庶尹惟亞惟服宗工也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呂氏曰朝廷君臣風化如此自然內外皆不敢湎于酒○新安王氏曰有職者勤於官無職者勤於德亦不暇飲酒也林氏曰不敢酗以而不敢縱耳至於不暇則雖欲之使為亦不為矣○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蘇氏曰惟以助成君德之顯及助尹人之祗求君也蘇氏曰成王應上文成王而言再保應上文棐恭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許力反傷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孔氏曰後嗣王紂也○酣說見五子之歌○蔡氏曰受沈酣其身○愚曰亦惟曰繼上章惟曰以言也昏迷於政命令罔顧于民所敬保者止在於作怨更不悛易林氏曰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大縱其過失于非彝○威儀說見顧命○王氏曰用燕飲喪其威儀林氏曰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如此以喪威儀安在○新安王氏曰盡痛意殄喪也呂氏曰民怨紂亦同蔡氏何以劉痛傷如此○愚曰民無不痛傷其心悼其將亡紂曾不悟惟荒亂厚于酒晝夜不息乃飄逸適意之甚所謂樂其所以亡者為酒所使其心忿疾很戾雖殺身而不畏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伐之不迪長紂死且不畏以喪我也天不聞其明德馨香之祀但聞其怨謗群衆之腥王氏曰庶群自酒言率國之人化紂所為○王

誤也凡物戒敗發判貌○孔氏曰天降喪於殷無疾於殷惟以紂放逸故

也天所亡者天非虐惟民行愆自召罪○東陽馬氏曰古民

人字通用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去聲下同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愚曰我不惟若此多誥蓋欲取監乎此也夫監水止見形色

監民行事方見吉凶故古人言無監於水當監於民今惟殷

人以酒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視以撫安當時乎謂不可逸

於酒也此是成王自監殷不沈於酒下是欲康叔監殷剛制於酒

予惟曰汝劼苦八反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巨依反父音甫下同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愚曰劼用力勤固之謂毖慎也○王氏曰殷獻臣謂賢臣胥

仕殺而今里居者○林氏曰康叔爲諸侯之長故勅以及於
侯甸男衛○周禮大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内史掌王之八
柄之法○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
居貳友之地○愚曰此獻臣百宗工乃周臣之致仕里居者
○新安王氏曰爾事爾之治事者○王氏曰服休以德爲事
者也（薛氏曰如師氏保氏之屬）服采以事爲職者也若疇三卿汝之疇類
○孔氏曰圻父司馬也（以孔氏曰司馬主封圻故云圻父）○陳氏曰薄迫也司
馬掌兵遊伐拔違○孔氏曰農父司徒也（王氏曰司徒教官主農故云農父）○
陳氏曰司徒順保萬民○孔氏曰宏父司空也○新安王氏
曰司空闢地居民民居安則君安故曰定辟（陳氏曰定疆界以辟制法故曰定辟）○
（愚曰定辟未詳其義○林氏曰封圻父字王之爪士舉爪士以戰則爲司馬可知諸侯三卿以以爲司馬則農父宏父爲司徒司空）
可知○愚曰汝當劼毖殷之賢臣及鄉邦之諸侯謂敬畏之國
之而力也（王氏曰謂敬畏之也）若猶爾況近而所友之二史及賢臣之

爲百宗工者可不勸毖之乎尊者猶爾況卑而爾所治事之

服休服采者可不勸毖之乎小者猶爾況大而爾之疇匹換位

三卿者可不勸毖之乎大臣猶當勸毖況爾身爲一國之依

所當剛制于酒尤不可以不勸毖也○王氏曰殷先哲王以

畏相之故其效使人無敢酒者故戒康叔勸毖于酒則當

先勸毖殷獻臣而下亦畏相之類也林氏曰汝劼毖者自此以至獻臣至三卿皆當絕不斷以沉其上況汝又剛制于酒以率之則其下必益知敬畏而不敢沉湎於酒矣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

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

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林氏曰古誥告字通用○薛氏曰飲不群則不久亦無荒敗

之累朝夕從事雖欲已而不可惟群飲者爲然○愚曰佚縱

失也周京師也○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必殺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

剛者皆其殺以待而未必殺以待汝使人畏而不犯耳○愚曰執歸于周者亦猶遷洛之類

于其殺者其罪自當殺也又惟殺受之化迪其民與百工且

湎于酒曹孔氏曰皆言賢尊者工言其卑者民其可遽殺哉姑惟教之可也猶客

湎王室式化厥訓以變其習也薛氏曰諸侯民人有求自可專殺孫子曰民之重不當以歸之天子以歸于天子皆存以於殺猶之也○呂氏曰其有從斯教者則褒顯之使明耳其

報以示勸其有不用我教不恤我一人不蠲除其事者是則

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孔氏曰辯使也○愚曰此書始終誥以毖慎故篇終復提其

要以語之汝常于聽念我所毖勿使汝所司之民湎于酒

梓材 周書

林氏曰篇內云若作梓材故以名篇○吳氏曰康誥酒誥及

覆詳考愛民至矣至民之不俊者猶不免於用刑周公以為

兆吾之本心治天下常道本於德化而終以去殺然後爲之
孫以長之道故復作梓材以先王用德爲則所以終前明德
謹罰之意雖謹罰要當無所罰而化歸於德斯足以長我王
國也

梓材 凡五章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林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愚曰大家世臣巨族也荀氏曰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國之所恃以爲輕重者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權威禍福繫民命則有之矣臣君御此爲難故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左氏傳載周公封康叔分以商民
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商之巨族也
○呂氏曰流言之變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今欲康叔通一國
之情在下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難通者無如天子盖大家
強而天子尊也○愚曰達者交通無間也大家之情與國君

常疏與國之臣民常親善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强
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其仁政撫其臣民使之歡忻
無間則大家之情亦與我相孚無間矣故曰以厥庶民暨厥
臣達大家國君不能自致于天子故以其臣往來敷奏以交
王心於上分職設流以宣王化於下則王之情與我相孚無
間矣故曰以厥臣達王如此則上不得罪於王下不得罪於
巨室而邦君之責盡矣
汝若恒[illegible]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
人亦厥君先敬勞去聲下同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愚曰若如玉若曰之若○孔氏曰恒常越於也袁氏曰上若常順常道也
○師師說見皐陶謨○張氏曰尹言其正也旅言其衆也厲
虐也敬以承之勞以撫之○愚曰汝常如此常言於臣曰我有

彼此相與之道擴大而三卿衆而尹旅皆所當知我惟曰無虐人殺人耳此一書之綱領呂氏曰三代之得人心成王以下其來皆在此康叔又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叔也亦其君能先敬勞乎民則羣臣遂往致其敬勞矣○愚曰歷人者如今干證罪人所經歷之戕人者傷人支體也敗人者毀人之物業也○呂氏曰遂於往前爲致究者殺人者歷人者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之臣遂亦見其君以寬宥爲事凡前日之戕敗人者亦將宥之康叔宥其大者其臣亦宥其小者○愚曰三監之叛大家與遺民與亂者必多三監既誅其餘必有反側不自安者故欲康叔達大家阻隔之情赦餘黨往時之罪含匿瑕垢惟以德安之蘇氏曰此篇文多不類或錯簡有多脫文附益當以意求之可也

王啓監古銜反下同厥亂爲去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曰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呂氏曰自黃帝已立左右監監于萬國監乃諸侯之長○昭曰乃監以監孟氏以此篇多以監○呂氏曰王若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他事○新安王氏曰曰者王之言亦然也○林氏曰自然戕至合由以咎此以啓監而教之之辭也君臣上下不可相與戕殘虐之政○三山陳氏曰孤寡猶敬則敬其投可知婦人猶聯屬之使有所依則屬其夫可知○愚曰若貴若賤若善若惡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容之使之並由於寬容之內如海涵天覆地載無所外盡衛地紀武庚再變人情未安尤當寬大以容撫之也○呂氏曰效致也猶效牛效馬之效○愚曰王所以致於邦君御事者其命果何以哉惟欲引其民於生養安恬而已三山陳氏曰引有徐徐之意治亂民如治病不可急疾亦不欲如其久病同○呂氏曰不迫不可急疾之人以久病之或反生病徐加調養乃可○王氏曰自古王者歷世相傳皆如此監

謂康叔無用刑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側其反)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工犬反)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音庸)惟其塗塈茨(許既反 在私反)若作梓材既勤樸(普角反)斲(丁角反)惟其塗丹雘(烏郭反)

孔氏曰稽考也(解氏曰考治也)○愚曰敷開墾也○菑說見大誥○孔氏曰陳列也治為疆畔畎壟垣墉牆也(垣卑曰垣高曰墉)○說文曰塈仰塗也(新安王氏曰塗塈茨飾也)○蘇氏曰茨蓋草也○愚曰木材以梓為良作治梓材以為器也(葉氏曰木莫良於梓故木工謂之梓材也)○愚曰樸以具其粗斲以致其巧○說文曰丹赤石也○唐孔氏曰雘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丹色者○林氏曰塗以丹雘為飾也○新安王氏曰此下將言繼先王用德故先取物為喻○愚曰我惟曰先王用德以立治如稽田作室作梓既勤於敷菑垣墉樸斲矣今惟當用德以成之如疆畎塗塈丹雘可也不

可變其執以隳前功蔡氏曰言當因而潤飾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蔡氏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

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兼氏曰今王周公言成王也先王文武也○新安王氏曰明

德者德本明也德至於明則至矣而全其明為難天之高明

日月之昭明水鑑之清明有微翳則不明矣惟德亦然故誠

則明公則明靜則明惟在於勤用之勤則日新一或不勤則

怠忘而人欲翳之矣○又蘇氏曰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

○王氏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為治懷撫庶邦為己夾輔○

愚曰享者領受之意聘享之享以物享之求彼之受領也享

德享福以己享之領受乎彼也○陳氏曰庶邦享先王之德

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蔡氏曰王謂諸侯爲兄弟亦皆是盡用明德以爲
治○蘇氏曰后今王也○愚曰式法也用明德即先王之典
也式典謂法其用明德也○張氏曰言集庶邦則先王之時
天下有未集故也庶邦享未必不享今不享則無乎不享矣
○愚曰先王勤用明德以懷四海諸侯盡用明德於下以懷
其國仁恩溢于上下此先王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也今王
式典集庶邦丕享上下皆用明德此天所以盡付中國民及
其疆土愈大於先王也今殺之頑民獨昏迷未率故王惟德
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戾也懌之使不怨怒也先
引之於前也後助之於後也陳學中曰先迷民者紂之民也後迷民者武庚之民也當紂之時如此其
字切于先紂又爲之逋逃主其民之迷甚矣紂既誅而其餘民復爲武庚所亂旣誅先後迷民也亦所以悅懌先
王受命之意陳氏曰先王用德故能受命以付于孫今子孫能用德則先王亦曰懌矣○蔡氏曰不惟以悅民亦以悅天
論○三山陳氏曰已乎若茲監康叔監於侯國惟順此而已

言當體成王用德也○新安王氏曰子子又有孫故曰子子孫孫○愚曰康叔體王用德當推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不爲一時之計而期爲萬年之圖規模宏遠則用德愈勤施澤愈厚王室賴之何有窮已苟爲目前之規撫切刑威以求速效廢國多矣何能久乎不曰永保國而曰永保民蓋保民無疆則國無疆矣秦人殺人必立其乃欲子孫帝王萬世何不思之甚耶新安王氏曰成王告康叔曰欲至于萬年誥周公曰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孜只公邑或王曰不能言章氣殺陸年君曰開殺無不為千曷年觀察之討然則其臣八百官皆天命御人歸也○陳氏曰周公反要丁曰以數其兆民以不殺上帝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世王者以不殺身任以好殺欲其身及其子孫有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言治至於執不殺之教一一若符契可亟而世主不以爲鑒小人又或附會於亂以勸其殺戮夫若漢五代殺人有飲食言語措使劉鋹暑問大祖家百口大祖既有京城夜召故人行是郡哨然舍所以深嫉所以指將著者曰漢未土以刑殺兇蹤故不及期可然將大祖乃以竹圖劉鋹及發達己頁載其族閩延鋹言體必然之誅止其身言鋹之末嘗不臉然表其事以禁出示

陳大猷集傳

召誥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時照反）公先相（去聲下同）宅作召誥

唐孔氏曰成王至豐告文王之廟欲宅洛邑（告于文王則告武王祖宗可知）○愚曰宅洛重事故使召公先往相度之遠近趨役不日而成

召公恐成王以為人心已孚王業已定天命已固而忽心或生故作誥戒王以敬德保民祈天永命也○夏氏曰時周公輔政已以意營洛而召公歸召公以王將親政故作書告以敬德祈天命而周公不言作誥之意蓋亦言其要也○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音台在漢扶風斄縣）至公劉居豳（漢右扶風栒邑縣豳鄉是也）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胡老反）○陳氏曰豐今在永興軍長安縣西北豐水上鎬今長安縣昆明池北有鎬陂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夏禹時九牧貢金鑄鼎象物蓋王室之九鼎三代之傳器也）欲以為都而未暇至周公始營之○王氏曰洛天地之中以天事言東則景朝多陽西則景夕多陰南則景短多暑北則景長多

寔洛居地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
朝聘貢賦道里均焉又欲遷殷民而鎮撫之也○愚曰成王
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
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
此也孫氏曰多方亭言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官言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畢命言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詩魚藻刺幽王云王在鎬京則自成王至幽王實都鎬可知車攻言宣王復古會諸侯於東都瞻彼洛矣言君子至止則成王會諸侯於洛可知成王於瀍水之西則建以爲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亦謂之王城在漢河南郡河南縣瀍水之東則以居殷頑民謂之下都在漢河南郡洛陽縣[illegible]犬戎之禍平王始東遷于洛○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兼總名施洛誥言周公往營成周是也君陳之書言東郊成周畢命[illegible]言天子之國五千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下都乃王城之東郊而東郊亦得總成周也東遷以後定鼎于洛亦謂之宗周詩孔悝銘曰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爲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隨王者所都而名耳○詳見或問洛邑天下之至
中豐鎬天下之至險豐鎬即今[illegible]漢關中之地金城百二之固
古今論者詳矣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
和之氣宅中土以涖四海其心天下也公於鎬京宅居以守

國本所以據天下險要之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深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周公成王之遺意歟○詳說見仲氏之誥

召誥九十三章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平聲下同)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芳尾反)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唐孔氏曰據洛誥此七年二月也○愚曰日月至月半東西相望如平衡故謂之望(望或在十五日或十六日或十四日○唐孔氏曰治曆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因朔之將言望後之事必先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先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孔氏曰越於也(下同)朝說見武成○孔氏曰周鎬京也○至豐說見前序○愚曰太保召公也告朝後召公乃先周公相宅○新安王氏曰越

若發語辭也○愚曰來來洛也呂氏曰於是而來○孔氏曰朏明也

月三日愚曰三日以前月魄朏生而明自至三日而朏明朏生○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

甲子紀日書之法也○呂氏曰自豐至洛不以半月蓋道路

勞頓故至戊申神氣既定○至洛卜宅愚曰不猶周公至洛三日始用牲于郊也○

張氏曰得卜卜而吉也○愚曰機織者先立絲以爲經故謂

之經始營爲也孔氏曰經營規度也○王氏曰經營然後城郭涂巷廟

社朝市居室之位定故庚戌太保乃以衆殷民治位於洛○

汭說見堯典○葉氏曰庶殷所遷頑民也四方和會獨言庶

殷以讎民爲役則友民可知○孫氏曰位成於五日詩所謂

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illegible]氏曰古者建都不比後世奢侈素業古人無所不學事事精練故成之速○陳氏曰

成其經模位置而已所以速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

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

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

作

陳氏曰若發語辭○葉曰說見武成○孔氏曰達觀遍觀也

○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也愚曰召公先相宅不待周公至三日而已定位周公既至則觀不改召公規模而遂丁作蓋宅洛先蓋已素定召公以與周公議然後行兼聖賢所見亦相同也○張

氏曰用牲于郊祭告天○唐孔氏曰禮郊用特牲以后稷配

故二牛記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張氏曰社于新邑祭告地山三

陳氏曰郊不曰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唐孔氏曰祭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

一○愚曰豕猪也新安王氏曰記曰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大牢此公薦若以類為誠於

甲者以豐為祭告書故郊用特牲社用太牢○東陽馬氏曰言社則稷亦在中故共用三牲○呂氏曰先祭告天

地然後用工愚曰此蓋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朝者成王在豐已告廟朝于洛邑宗廟未成也

至十二月始烝祭于宗廟也○孫氏曰古者賦功屬役必有書蘇氏曰指揮分付之功謂書事勳誥設

書庸賦用書猶授以令役於諸侯此之謂書○孔氏曰周公昧爽用書命衆殷及侯

甸男服之邦伯以就役王氏曰庶邦冢君咸在獨命邦伯者以邦伯各以命其諸侯也○唐孔氏曰下洛誥云居

公作洛與此為一事康誥言五服此言三服互文詳略耳○呂氏曰周公至洛十日而謀議全備方用工丁卯甲辰之辭○呂氏曰

此時殷民至洛未一旬皆呈定非聖人綏來勤和安能得其

丕作周公曰庶殷丕作謂此則諸侯可知○林氏曰成王以乙未至甲申凡二十九日而成萬年之業豈後世所可及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扶又反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欲陳戒成王乃取諸

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新安王氏曰洛邑成則周業定故獻幣于王公者欲以幣禮自致其愛也而言

曰拜手稽首說見益稷及立政陳王與公拳拳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

召公之誥併達於王○愚曰又以誥告庶殷及御事之臣庶氏

旦告王而及公者元首股肱同一體也乃告殷者殷民與周民亦右朝君手足之用違也須及御事者欲其相與體承敬德保民也

史序作洛及作誥始末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三山陳氏曰此下乃召公作誥之辭○天帝說見典謨○呂氏曰人君代天作子是爲天之長子○愚曰上帝改其元子此大國殷之命王氏曰皇天上帝改其大命無王安矣元子大國其命正大矣惟其敬與元子大國不能守所係惟王受之固有無疆之美然天難諶命靡常亦所以爲無疆之憂故申歎之曰何其柰何不敬乎甚言其不可不敬也○三山陳氏曰此篇綱領在敬德焉愚曰敬天德以故皇天顯親其元敬惟觀人君保爲天命改有所敬於此

若哉敬說詳見堯典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音敷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張氏曰遐遠也天於殷命旣使之遠終而不遽終之以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佑助其子孫朱子發曰人之死者反其初謂鬼陰也則降於地魂氣陽也則

升于天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曰鬼衆人曰物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
神故五帝爲上帝傳說爲列星衆人則物以微之鬼降而爲氣不升與
與物俱化故必哲王而後精神在天也 故於其後王後民茲服其命而不替 罔亡後王
服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奉其君 ○孔氏曰其終謂紂賢智隱藏瘝病者在
位害孔氏曰小人在位殘暴其民故以病言之 ○唐孔氏曰夫猶人也言人人盡然
○呂氏曰民困於暴虐抱ᆢ攜婦以哀呼天○三山陳氏曰
其逃亡以避虐政者紂則往執其亡謂極之於其所往也其欲
出而亡者又執之使皆無所容○孔氏曰民哀呼天天亦哀
之○陳氏曰故ᆢ以命其用懋德若此周文武所以興今王
可不疾敬德乎 袁氏曰疾者言汲汲無暇得遲疑只今便下手 ○三山陳氏曰此章言祖
宗不可恃
相陸瞻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
愚曰相詳視也○先民說見伊訓○三山陳氏曰迪者開導

之從者順從之王氏曰迪者謂天先而道之從者謂先天而天從之子愛之保安之愚曰子孫

昊天其子之子同或謂堯舜與賢至夏傳子天然其子而保之亦通○林氏曰格與祚帝降格于夏

之格同王氏曰夏多言迪從子保殷多言格保互相備○三山陳氏曰凡天之所順者而

向之而不背稽考之而不違孔氏曰面向也天心而嚮之天變夏殺無所不

盡其至而夏殺之君奉天亦無不至後世猶皆不守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

沖說見大誥○張氏曰今王以沖子嗣位未有所知當無遺

棄老成人林氏曰老成之人年少者易侮之○袁氏曰向者成王嚴周公幾於遺老成矣○陳氏曰所

以無遺壽耇者謂其欲以考古人之德也○新安王氏曰稽

考古人之德非壽耇者聞見之遠無所質況於稽考天意以

定謀猷非壽耇德盛智明不能決也夏氏曰老成之人非特可以考古道況可以考天[illegible]

○林氏曰禹湯以敬而得天稽古者所當知然禹湯之成其德可而[illegible]天者故也○三山陳氏曰此章言

天眷不可恃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諴音咸）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碞五咸反）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愚曰王雖沖子乃天之元子也大能和于小民今有休美指四方民大和會及庶殷丕作而言○呂氏曰前抑之所以逞其心今進之所以強其志○愚曰碞險也小民雖和然其從違無常岩險莫測王當速致其用顧之而不忘畏之而不忽來居洛邑繼紹上帝（唐孔氏曰天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之謂之紹也）躬自服行教化於中土○三山陳氏曰此章言民情不可恃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愚曰召公又舉周公之言以戒（君前臣名故稱旦名）曰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合皇天（洛者天地之所合位天位施天德當與天無間也）使仰無愧於天自此而

一牲祀上下洛者四方之會交陰陽之所和固百神之所會也○張氏曰神非祀則不安祀非禮則不享人君當天地神祇之主故當咸秩祀上下以交之使幽無愧於神祇自是而宅中出治使俯無愧於民洛者四方之中治化所易達定大規模立大德業天命亦必有成與昊天有成命同謂成而不虧也治民今必休美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哉

王先服殷御事比毗志反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絢不可不敬德

孔氏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戒○愚一承上章治民而言王往洛邑治民當以服殷御事為先著[illegible]者民之倡也○林氏曰營洛以遷殷民蓋使殷人與周人雜居以漸漬之也殷人驕淫衰亢而周人莫不有士君子之[illegible]善惡正相反必先訓服殷之御事使親比夾介我周御事和協為一然後可以漸染薰陶唐孔氏曰若周臣待其善以[illegible]士殷士失勢或疑忌周臣以為

哀節抑其性王氏曰誠人習紂之惡與性成矣苟無以節之則縱恣而不知所止日進於善○愚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以敬為所者也謂出入起居動靜語默[illegible]無所不在於敬不可不敬德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教臣化則教民亦視傚而化矣

我不可不監工暫反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新安王氏曰此申言德之當敬也○愚曰監視也而有取法取戒之意歷經歷也有歷年年所歷多也夏殷之服受天命與其不延而亡我皆不敢知我所知者但其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唐孔氏曰不敬德者早墜命則敬德者有歷年可知○張氏曰在天者有命在人者有德命之在天者吾所不敢知所知者在人

之義而已○應氏曰夏殷享國不為不久召公以為早墜天命蓋欲王祈求命於無窮耳 亦字說見上恭敬誓今之王繼受其命亦當以於此二國之命而繼順其功謂敬德以繼其歷年 夏氏曰夏商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也此成王所當嗣者 不可以不敬而墜命也此章言尤懇切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張氏曰服事也初服初即事也冀以禮始終然後可以圖終未有無初而有終者○三山陳氏曰貽遺也自猶自求多福之自○葉氏曰哲命以哲為天所命也與為善而命之吉為惡而命之凶為德而命之歷年者同○愚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自其初生習於善則不失其哲矣 古人所以有毋誑之視養正之蒙小子之教所以不失赤子之心也 習於惡則喪其哲而愚矣所謂以成若天性也哲則為

天之所命愚則天不命焉其[illegible]不在其初生自貽哲命也大今
王初服如子之初生然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決於今
日蓋天知我初服政而宅新邑故王當疾敬德也○王氏
曰王其惟德之用以祈求永命蓋惟德能自貽哲命獲吉而
有歷年也求永命謂有歷年也蘇氏曰惟德是用不用刑也○林氏曰祈求祈禱之祈[illegible]所以祈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祈之數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愚曰非彝非常理也民性本善其陷於罪者實上之德化未
至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彝之故亦敢於殺戮用以治民蘇氏
曰民自過用非法我自不過用法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愚曰順夏殷之有功者猶上言嗣若功也古人之成治功以
德不以刑故王位不在於富貴生殺之權不在於土地人民

之發惟在德元而已元善也大也始也人君以德爲元亦猶
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以成化育也○唐孔氏曰王能如此
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我王亦光顯也[illegible]曰如此
則民不自用其彝而自不用彝亂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愚曰上下小大皆亶勤敬德[illegible]氏曰所以爲[illegible]敬及御事者此也其曰期之之
辭也○孔氏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有夏歷年不廢殷之歷
年庶幾兼而過之也○林氏曰王惟德之用雖可以祈天永
命然使小民尚用非彝人君尚用刑罰猶爲未善必王敬德
於上小民用德於下上下好德則天命永不釋矣故受天永
命必在於以小民也呂氏曰[illegible]家之亡不在大[illegible]不在諸侯不在[illegible]以[illegible]此在小民而已○三山陳氏
曰[illegible]以民心爲天命於民心之外別有天命然後言小民者蓋以小民則無所不及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
蘇氏曰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周之賢士大夫也友民周民
也○張氏曰保之而不失受而不拒○愚曰威命猶嚴命也○
三山陳氏曰末終也終有成命王亦顯著矣成王不可以成
命遽止當求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孔氏曰敬奉
其幣帛用供待王東陽馬氏曰祈持此以備此能求天永命將以慶王○愚
曰公於篇終復提始末之要以告王予小臣敢以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
以者自任之辭也祈命殷侯甸盛數即王之威命也宅洛圖治即王之明德也和會不作即保受也王末有
成命王亦顯與上文言王厥有成命同意蓋下以尉殺人
之善意上以誘掖成王之為治也然我非敢以此為功勤處

成王以為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惟茲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待王能祈天永命欲以致慶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也已矣新安王氏曰誥曰頌而無諂肆而無驕召誥以之

洛誥 周書

呂氏曰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周懲大臣之變已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卜洛以遷殷民基業雖略定其心猶未孚四方大勢猶未集所以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說見召誥○葉氏曰此書與召誥參見非一時播告之辭史取周公告卜及與成王往來告戒宅洛本末次以成書故名洛誥始三月乙卯終十二月戊辰○吳氏曰此書不止為告卜以其首言告卜故以為序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普耕反來以圖及獻卜

呂氏曰拜手稽首而言重其事也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既歸復命于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如有復于王說復于王之復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蘇氏曰此叔父家人之辭也謂爲明辟者尊之也自此至獻卜皆復于王之辭先儒謂周公代王爲辟至是乃反政於成王故曰復辟以經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也何復之有哉古者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君薨然後世子生世子不幸爲君冢宰亦總百官攝事是則冢宰之職也前此伐三監命微子封康叔宅洛邑皆係於王夫有以然後可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葉氏曰詩序言周公攝政乃成王在喪之制非以成王幼而攝也○吳氏曰三年之喪畢周公固未嘗攝亦新有七年還政之事此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呂氏曰營洛大事宜成王自爲之王以幼冲若不、

敢及天意建都邑其基周家之命而定之新安王氏曰承天命以作新都以斷成父安長治是謂定命。張氏曰基命言其始定命言其終猶嗣也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愚曰經言乃召公爲保則太保亦可以保稱大相東土洛在鎬京東故云東土其基可以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愚曰師衆也四方之衆會于洛故言洛師猶京師也。呂氏曰乙卯至洛即召誥乙卯周公至洛是也。孔氏曰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吉北黎水地也蘇氏曰分河卜以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則食墨。愚曰孔氏言戊申宅洛卜宅得卜則經營然則黎水之卜當在戊申之先也呂氏曰周公欲宅洛而先卜黎何也蓋卜都主於遷殷民黎地近紂都意在地近者殷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獨見違衆故列二說以聽於天卜黎於先乃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卜洛乃吉蓋周公之心與天一也然黎不及洛者紂並近商都可建别都之地然黎爲不祥而待天之我合也。孔氏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南近洛吉今河南也即

王城也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今洛陽也即下都也呂氏曰王

城在澗水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三山陳氏曰按召誥以召公卜今周公言我卜者蓋召公實奉周公之命也

○孔氏曰伻使也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三山陳

氏曰此周公不敢專也○吳氏曰此一節蓋周公殺使者使

告王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胡登反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拜手稽首說見太甲中○呂氏曰公敬天之休故來相宅兆

出已私曰不敢不敬者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

王氏曰相宅者其以造周業而配天休也○唐孔氏曰上來

為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張氏曰彼示而我見之之謂視

東陽馬氏曰字視與示通用古休者所卜之美也恒吉其美可求也林氏曰陳氏曰

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非常吉而何○葉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大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公卜我視之二人皆知其吉斷以示天下所謂共貞王氏曰貞者正也以符此焉然後定○三山陳氏曰既有吉卜猶我二人同以首周以符此○呂氏曰以者使之之辭○萬億說見洛誥○張氏曰公始則敬天休相宅而作周匹休故王欲求留公輔佐以子萬億年敬天休而不墜以成此久吉之卜也呂氏曰成王待公甚重望公甚長而周公將告歸故勝以是留之○呂氏曰王復致敬盡禮求周公之誨○吳氏曰此一節是王授使者使復公之辭古者聘人於它邦再拜而送之使者之至亦再拜而受之王以此待公之使尊之至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吳氏曰自此至無遠用戾盡洛邑已成公自洛歸豐告王以宅洛之事也呂氏曰王既兆公誨言敢以公告之○孔氏曰肇稱始舉也○王氏曰殷盛也林氏曰猶有殷祭殷奠○愚曰宅洛大事故祀用盛禮○王氏曰凡典籍所無而法

當祀者咸秩序而祀之○呂氏曰祀于新邑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視首祀新邑若閑於事情不知人主臨鎮新都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至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格君心莫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愚[illegible]則公再[illegible]祈訓先[illegible]懌然[illegible]則[illegible]此[illegible]學而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愚曰齊謂整一之皆賢人君子無一小人參差於其間使從王于周以涖新政予惟曰庶幾用此百官以有事于天下○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報功不可後也今王即出命曰

記錄其功之宗謂勲勞之最大者王氏曰記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也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為功臣之宗者君其記故謂之元祀漢高帝已定天下功臣其第一人久而後定蕭功臣之冠天下鄭勝所以率服群下者也論功莫先於宗彝功莫重於祀○愚曰功之大者固宜獨表以示倡功之小者亦當遍錄以示勸故申命之曰凡汝臣受職命而篤於輔君者大視其功而載之謂遍觀而錄之無所遺以俟慶賞之行也吳氏曰已死者祀之其生者將賞之○王肅曰汝當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三山陳氏曰教百官在乎去朋比之私○鄭氏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呂氏曰孺子其可朋比乎孺子其有朋比則自比以往將無不朋比無使如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燃灼以叙而進自少及多遂不可絕矣林氏曰朋黨之禍其始甚微故卒於不可解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而卒其終海內塗炭矣帥然禍發數十年○愚曰尋與常也撫者順而安之之謂人君之待臣下在於報功以勸之正己以教之教工之道在於去

朋比順與彝而法周公也○呂氏曰惟以所齊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不可以他人間之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治事分職各就有僚顯揚興起各底有功愚曰即就有僚則不至侵明作有功則不至怠所嚮果何嚮曰惇大其所嚮也張氏曰惇厚則不至刻薄寬大則不至褊隘一代必有所尚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官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功之殊要皆惇厚寬大共成温裕之風俗周家八百年之治體實定於斯成王休譽豈有斁乎漢文近於厚大成裕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無所謂厚大成裕周之治體祥後世施及也○愚曰此章告王以禮神祇屬臣工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已沖子說見大誥○孔氏曰汝惟童子嗣祖父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呂氏曰周之業文武周公始之成王當終之百辟諸侯也○葉氏曰享當勤

以奉上之謂。○呂氏曰王者御諸侯不識其材與其情則忠佞不分賞罰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之者非任智用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也。○孫氏曰享有多儀者有儀不及者康王既尸天子太保率諸侯咸進相揖再拜稽首此享禮所謂儀也奉圭兼幣敢執壤奠享禮所謂物也儀物相稱然後成享一或偏誤是心有慢上者矣與不享同呂氏曰非以貨賄固乏而爲不享也惟不用志於享謂其不以誠享也張氏曰徒有其儀無物以將之則君子不可以屈抑○陳氏曰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爲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尚何禮乎○蘇氏曰小人以賄貽人以簡於禮唐襄君相皆可以貨取方賄爭奢無辭行苟宜其而天子失政以至于亡○呂氏曰凡民且相視傚而不享與無尊奉天子之心政事將差爽僭侮蔑王度而爲叛亂矣蘇氏曰爽失也禮失而人慢固當察之於早謹之於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莫剛反乃

時惟不永哉

吳氏曰凡我之汲汲而不暇者汝今當宣布之○愚曰于往也聽我所以教汝往輔民常性吳氏曰所以不暇者為輔民常性上帝降衷下民〻若有常性人君當輔而成之○呂氏曰農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其基業必將不永矣唐孔氏曰成王言有以予萬億年敬天休之語故公答云使汝不勉安能永哉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愚曰篤加厚不已之謂○唐孔氏曰正父謂武王○愚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孔氏曰篤厚秩叙汝正父之事行之呂氏曰典刑具在而敬意不至亦徒法耳故行之貴乎篤也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呂氏曰武王及周公會其成于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用周公以成王若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尚成王不作聰明者尊事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宗天下安肯用命乎○愚曰汝往新邑當敬哉我於此其退休田里講明農事猶言歸農也指往洛故言彼戾至也王往洛

一汝當行仁政以裕我民則四方無遠不至亦所以裕乎周孔氏訓

一旅裕故此言裕 命上事也○呂氏曰此章言撫御諸侯教養兆民[illegible]

奉祭祀須於教朝諸侯化教民故公 康釋以告王而後申告職之詳爲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若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反作穆穆迓五嫁反衡不迷文武

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王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公既欲告歸此下至四方世享

乃王留公之辭言我乃沖子公當勿明保輔我不可去也○

愚曰公稱舉丕天顯明之德使我小子發揚文武之功烈奉

承若順天之命和常四方之民和恒常和也安定其衆敦厚其

崇其大禮舉秩大祀咸秩序無文者而祭之此即召公所言

謂此任大責重非我小子所能當也惟公成德明著光于天

地勤施于四方勤施健而不息也于四方遠無不達汜作起也旁作如旁求旁行之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敬和深遠之意旁作穆穆無往而不執敬也迓衡迎致太平也不曰已太平方且敬而迓之已治猶未治也不迷文武勤勞之教其教常昭明於天下也惟公留此方可以當前責任我冲子但能早夜致謹于祭祀而已它有所未能也唐孔氏曰左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蔡氏曰公之功所以輔我導我者篤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新安王氏曰向者二叔流言謂之不知人情不若不是於公亦有憾今條是已成周公所以撫寧我王若天下無不順之長之化○愚曰此章疑有闕文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敉亡婢反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唐孔氏曰予小子當從公言退而就君位于周周洛邑也○

孔氏曰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四方雖迪治新安王氏曰迪進也猶道也猶

未定於宗禮○愚曰禮者人所尊而宗之者也故伯夷典禮

曰秩宗春官典禮曰宗伯葉氏曰周公既以營洛然後制禮作樂故仍居洛成衍表歸告之後の果丁按周

禮大司徒求地中以建國則是周禮作於宅洛之後乃作洛時殷民尚未遷洛則周公制禮作樂在遷洛後明矣禮樂興而

後王道成宗禮未定四方雖治亦未克救安公之功功謂治功

猶未固也○王氏曰事人之謂士帥人之謂師興事造業之

謂工○愚曰公當留以迪道將助我以後之政東陽馬氏曰將有扶掖之

意監統百官大保文武所受之民致治以為四輔謂先後左

右皆賴其輔助也○呂氏曰言公縱不為我留畢亦當為天下

留為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歡舊作困我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無垢張氏曰、公定留、乃安定於朝不可去也○愚曰已語助

也○呂氏曰、公留則我方敢往新邑已○無垢張氏曰、公之

功肅敬以自將謙不矜伐驕人也孔氏曰肅將大也進人皆敬之喜之

○新安王氏曰無困猶無倦也、公無倦懈而欲去則我有所

倚賴於康安天下之事爲之無所厭斁呂氏曰不然愚保其往○呂氏

曰公勿替其儀刑而去則四方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

孔氏曰此下乃公敘王留己之意而許王之留也○愚曰王

命予來謂來洛鎮撫商民而無去也承敬奉也保愛護也文

王於成王爲祖故稱文祖越及也文王受民於天武王繼之

遂集大統今王命我來承保汝文祖受命之民及增光汝功

列之考武王而弘大我事君之恭也呂氏曰召公之欲去謂事君之恭也盡中以事王以文人

武留曰我以弘大我之恭此荅王誕保文武受民而言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愚曰王來相宅而居前此王未至洛召公先相之故今言相宅也其當大厚典禮

於殷賢人而用之致治為四方之新君殷民乃殷民所視為後之前此賢人則殷民治而天下亦治矣○夏氏曰王新即政又居新邑故言新辟○呂氏曰周召所言多加大字謂君小小而此亦不可為也○夏氏曰為周家恭敬之王之先言繼此居洛者推成王

為先也王氏曰以恭倡後王也○愚曰恭者君道之本中庸曰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語曰恭己正南面故於君言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唐孔氏曰曰者重誨王也○新安王氏曰洛邑居天地之中

宅洛非特治殷民所以大一統兼治天下也王其自是土中

為治使萬邦無不休美然後為治功之成儻有一二邦未休

則不得謂之成績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孔氏曰多子衆卿大夫士也師衆也○愚曰予統率群臣增廣前人已成之烈副荅師衆之望爲周家信臣之先忠信者臣道之大本不言信而言孚蓋爲上下所孚信也吴氏曰孚相以率天下信服乃可○吕氏曰周公既沒成王留君臣相勉更立大規模正如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單音丹

吕氏曰考察也孔氏曰考成也○林氏曰子指成王也○孔氏曰單盡也○愚曰考我所以昭示子之儀刑乃盡文王德也上下疑缺文張氏曰成我昭子之典刑乃盡文祖之德○吕氏曰文王德之精微秘密奧皆存故限自考察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巨鬯勑亮反二卣由手反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愚曰王留我使來洛宅殷頑民治 林[illegible]若使[illegible]命問公之[illegible]

而○爾雅曰秬黑黍也 秬一稃二米○秬黍所生○孔氏曰以黑黍為酒鬯

鬱金草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 林氏曰亦謂之鬱鬯○蘇氏曰秬

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爾雅曰卣中尊也 [illegible]

周禮秬鬯之[illegible]於彝以文侯之命與江漢 之詩皆言[illegible]於時[illegible] ○孔氏曰明絜

也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新安王氏曰宣王之於召穆公

平王之於晉文侯嘉其成功皆賚以秬鬯一卣使祭其祖考

今王留周公來洛思有以綏寧周公故以秬鬯二卣命曰明

禋使拜手稽首致美以享于文武而告以後留之意焉予不敢

經宿即以禋于文武見奉王命之敬也 愚曰王賚公以秬鬯使公 告文武因以出公加[illegible]之

私恩也公承命即告文武蓋念文武留而非寵利也是所[illegible] 子也○陳氏曰儒者皆言周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illegible]

公既歿成王東征念周公之勳勞賜之以東周公或曰成王之命魯 公出出以祀周公其言曰不同[illegible]周公請加將之在平

王之出古者諸侯之祭其物固有所殺其末賜圭瓚則賜鬯於天子
至於有功德爲二伯則有錫之秬鬯使爲鬯者焉此非禮之常也特
宣王於召穆公平淮夷之功晉文侯以彤弓以秬鬯一卣先王之出此所以得用天子
之所用者侯分書言寧予以秬鬯二卣而禮之明禋禮非諸侯所得
名文武亦非周公所得祀是成王嘗賜周公以異禮周公不得已受
之而不以爲常也至平王時晉文公以成王慎賞請之則凡天子之制
皆其衰也周之末造平王貴爲之濫觴成與敘之乎記禮
者得其所見而不察其實家盡得其末而不知其端於此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蘇氏曰周公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云云○新安王氏曰自猶

已也○愚曰順文武之道篤敘其行事庶幾文武佑之身其

康強無有遇疾子孫萬年猒飽文武之德殷民亦引導而有

成此公自致禱祝之詞也王使殷民乃承順即叙萬年永觀

我孺子所爲而懷其德張氏曰此有以示之彼必以觀之此有以
懷之彼以懷之觀之者以亦懷之者以

以此公爲王禱祝之詞也上下疑有闕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息營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官喚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氏曰此已下史所述○呂氏曰戊辰即下十二月之戊辰日也○張氏曰烝者冬祭之名○林氏曰歲字當缺疑陳氏曰禮仲冬享烝傳曰凡四時之祭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又不吉則用季月周以建子為歲首則十二月乃建亥夏時之歲終實孟冬之月也豈烝嘗歲終之時故曰烝祭歲歟○騂赤色也周尚赤故用騂○唐孔氏曰宗廟用大牢牛羊豕此於大牢之外特加一牛蘇氏曰告立周公後故加之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冊書也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佚讀冊也告白文武為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氏曰賓助祭者也新安王氏曰周禮諸侯大國謂之大賓小國謂之小賓則賓者凡助祭諸侯也○唐孔氏曰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大室室之大者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

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所以求神也○新安王氏曰殺牲而禋則王與賓咸至祼則王獨行其禮於太室之中唐孔氏曰知特牲既灌而後迎牲則殺在灌後此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將祭表王敬公之意故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吳氏曰王賓殺禋○唐孔氏曰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新安王氏曰上言逸祝冊此告神之冊也故言祝下云作冊逸誥此命伯禽之冊也故言誥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馬氏曰已上烝祭立周公後實在十二月內○張氏曰周公輔成王大保文武所受命至此為七年矣作書者因述歲月而記之

多士　周書

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洛誥則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既成說見召誥洛誥及或問○愚曰殷之臣民從武庚

叛惟惡不悛者總謂之頑民○呂氏曰亂民非刑威所能服

非文告所能勸惟置之於醇醲恭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

以融釋所以有成周之遷陳氏曰切據言周公之訓殷頑民是懼其難於化也即此見聖人之於殷自伐

殷之頑殷以世曰以營謂初此頑民反覆變詐如變拗了朝文武周公成康衆養所天地欲此作民定周家八百年基業不足據也洛為天下

美地皆呂是看殷謹美意於殷民○三山陳氏曰處洛使之薪舊習士之惡習日接周之德數日親近周之賢士大夫日觀周之禮容文物然

漸其可化焉○愚曰遷殷于洛同不畀亂之王然而又為下都者又聖人謹固封守之意也○林氏曰取篇首

多士二字名篇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孔氏曰周公作洛明年三月也○夏氏曰于往也○呂氏曰

敘言殷頑民殷之也所以指其實書言商王士責之也所以

開其善敘書史氏之公筆書則周公之恩意也王氏曰詳此書稱士皆自在

官之殷士也殷于成周從舊長公以殷民故先告之殷士順於則殷民可謂從矣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音的旻閔巾反天大降喪息浪反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王若曰說見盤庚弗弔說見大誥○呂氏曰爾殷遺多士呼而勞來之也新安王氏曰殷士矣多士猶在故謂之遺○馬融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言降喪於殷猶旻天呂氏曰周雖喪殷然其辭若與殷焉得罪於天周奉天討未嘗容以私於其間○呂氏曰弗弔憫其喪亂而慰勉之也○愚曰天既降喪于殷我有周爲天所佑所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之終于帝○王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illegible]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其至公無私一也○愚曰肆今也今爾多士復呼而誥之也○林氏曰[illegible]

亦如大誥言小邦周呂氏曰以强弱之勢言之小國猶小人也殷命然猶革殷命者也大小相形此則○程

民易傳曰弋射取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蘇氏曰周切推

亡固存之固○呂氏曰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潰其

治而不固其亂觀天之不畀數信矣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

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有求位之意哉是

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自解也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言以

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下民所秉之爲善惡惡雖然不可

易者也下民之爲即天威之明畏者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爲

彜言其體爲言其用也亦言天不畀後言前不畀者所精微以故指其士辛而謂之帝辛求其明畏

之理則謂之天也○林氏曰周公營洛邑遷殷民庶幾以作其如法與

之民俾遷此猶告以遷居之意尚何敢尚武陳之殷民相將而始役

育以爲殷可復興周可傾覆也昔宋襄公欲長諸侯以合諸侯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周既衰萇弘欲遷都以延其周衛彪

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是非深知天命者不能知之周人讀以此言之

不自量而有興復之志僥倖萬一天下有亦以是故因其遷告以此

命之公然曉然知殷失天命而亡則雖能興之居肖天命而要明誥

能違之後游覽大以消釋其强梗悖亂之氣然而歸于善則必誥之

大白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呂氏曰桀之亡即紂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鳴條之事商人莫不知其為應天順人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告之自其明以達其微也○愚曰引逸之義未詳意者天心仁愛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歟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斯即上帝之引逸也而夏桀不適於逸自邇於危○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既弗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示所向於是夏邦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降格之謂也桀尚弗能用帝命大肆過泆稱於人口至於有辭○新安王氏曰天罔念言不愛恤罔聞言不聽受○唐孔氏曰廢大命絕其

旅非德致罰誅殺其身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孔氏曰革夏也俊民賢人也詳見堯典○愚曰甸治田也○呂氏曰大君之於四方豈恃一手足之力明揚賢俊分布遠近使甸治區畫而大君之職盡矣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深知湯治天下之規模也○愚曰人君為天人之主明德所以修己治人恤祀所以奉天事神呂氏曰恤祀所以致敬鬼神將其德而神明之者也○呂氏曰自成湯至帝乙聖賢之品亦不一罔不者言大略皆如此商之多哲王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保治有殷而然張氏曰天所以立之保所以安之乂所以治之殷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布德行惠無不配天其澤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孔氏曰後嗣王紂也○新安王氏曰聽猶聞知念思念也○蔡氏曰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況曰其有聽念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吳氏曰天道之顯與民之當敬者皆不復顧○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祗三畏既除無所不至矣○蔡氏曰大喪謂國亡身戮也○愚曰德者得於天之所賦本未嘗不明明其德者人之所以盡乎天也故天畀之不明其德者人之所以棄乎天也故天不畀○呂氏曰凡四方小大國喪其致罰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罰紂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愚曰靈善也帝有神妙之意以刃斷物曰割告如告殷成功
之告○呂氏曰前章叙武王革命之理此言今周王福當時
也周為天子職當奉承上帝之事而我周王大善承之帝既
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致除其殺止之功于帝謂東征也
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少容私意 於從帝而無貳適○袁氏
曰適之為言往也葉氏曰商頌詩言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意同○呂氏曰聖賢事天不貳適曰用以食貧不以貝於書所
以事天也豈待周殷哉○張氏曰惟爾殷之王家歸適於我而不可攜貳
呂氏曰上天既命殷于周殷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呂氏曰其曰乃審度之辭惟汝大
為非度愚曰無度猶無秩也○葉氏曰謂殷既定而爾復叛也我不先起而爾動汝作孽
乃自汝邑起將誰咎乎○王氏曰我念天即于殷以大戾矣
愚曰謂紂與相與紂而誅武○蘇氏曰其於商黨惡肆赦之而不正言不盡緝

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猷詳見大誥○呂氏曰自殷視洛爲西○孔氏曰我是以遷居西汝于洛邑○愚曰奉德猶秉德也○呂氏曰無違我以不可違天命我畏天命不敢有後爾無我怨也新安王氏曰殷民向背天下安危係焉仕於王都之側則德化以漸染聰明易以啓發然董易以鎮服盖天命欲然此率○呂氏曰君行天討而常懼民受天討而常肆何也盖聖人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愚曰冊冊書也典典故也殷先人殷先世之君臣也○周之革殷與殷之革夏一也爾以昔驗今則廢興之理可識矣○有

僚說見堯典註○呂氏曰今爾復以殷黃夏之事責周評數
革夏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殷之王庭（周是三則然）又
從事於百僚之中（吳氏曰此職之小者○王氏曰此殷周之不然也）○馬氏曰聽用德謂簡擇
其有德者用之（呂氏曰湯革夏之政不多見因此而推則見舉民舉殷民以令成王之救舊事安危緩大略可見也）○呂
氏曰天邑商言其舊爲天子之都理當賞其賢者重其地也
敢求敬賢之意也○王氏曰我惟聽用有德汝殷士不務德
故我不得如夏之簡迪也以聽用德故今敢求汝於天邑商
苟汝好德則亦將聽用也（無垢張氏曰予以用德爲心一分殷此）○馬氏曰遂予無
德而有罪故我上來皆肆我於懼爾（無垢張氏曰肆汝不誅討汝不怒）此非予
罪是亦天命也（王氏曰章有德討有罪皆曰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他歷反）比（毗志反）事臣我宗多遜
宋氏孟子註曰奄東方之國（吳氏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奄蓋助紂爲虐者也武王已伐）

之此言昔朕來自奄是奄與淮夷二監同助武庚以叛故周公東征以所并征之也上書成王政之序東伐淮夷遂踐奄書序在蔡仲之後
是奄與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又叛而成王親征之也○新安王氏曰四國殷管蔡霍也○
孔氏曰遐逖遠也○張氏曰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即孔氏曰周公
以王命誅四國亦猶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以奄在後誅即來也四國之民從君以叛
實當罪死我但誅其君而赦其民使復生於世則爾四國民
命我實大降之也○愚曰我賜爾以再生爲恩已大我君明
致天罰亦流徙爾於荒遠乃所當然今遷爾於洛猶邇王室以
親我事我臣我宗多遜成周漸漬多遜之盛薰染以成其俊爲
賜多矣或曰昔天降割於四國民命謂誅之也亦所以明致天罰之意然今自遐逖之也而移之以密邇王室使協比臣事於
我則待汝寬可謂厚矣亦通此章亦疑有缺文與前一章皆告以遷洛之意以
釋其怨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
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
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東陽馬氏曰今緣于不欲殺汝所以遷于周而申此誥命若
欲殺汝却不如此告戒也[illegible]呂
氏曰營洛蓋爲四方諸侯無有所賓禮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故建都土中以朝會不惟爾多士所以服事奔走臣我
周家進於齊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蓋營洛有二說一以
賓諸侯一以居商士則待爾商士亦厚矣爾乃庶幾猶有爾
土無遷徙輕棄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庶幾安寧各幹其
所止而無起覬覦之望此蓋授之以業也[illegible]
○愚曰爾克敬則謹畏循理而福順歸之即天之所與所憐
也[illegible]爾不敬則悖理而災禍歸之即天之罰

也爾不但不有爾土身亦不可保也今惟是安宅爾并邑而不動搖繼續爾居室而不廢墜爾其有幹謂有本業有年謂永久于此洛矣○呂氏曰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基後世子孫之興實從爾遷始自亡國之末裔爲興家之始祖豈不榮乎此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下必有脫簡又曰之下必有脫文不可強釋

無逸　　周書

呂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天德也○愚曰無逸者萬善之本縱逸者萬惡之根無逸所以爲百代元龜或曰[illegible]

業荒于嬉所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宋徽荒淫[illegible]所以亡國者[illegible]後[illegible]無逸以戒[illegible]敗逸欲皇[illegible]以[illegible]况成王乎

周公作無逸

呂氏曰無逸作於遜位之後成王即政之初逸豫者禍亂之源周公東征二年以定禍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張氏曰淳于安豐而逸樂者賢君所不免成王幼沖一變而心已原逢於息微翦不如翦而至無逸之作周公所以消患於未形也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去聲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音彥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愚曰此書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重嗟永歎意在言外欲以深感動成王讀者當吟咏玩味○君子說見酒誥○或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呂氏曰凡人作輟雖有憩逸之時然暫而不能居其所無逸者以君子以無逸爲所猶魚之於水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焉○孔氏曰君子猶然況王者乎○愚曰有放縱之逸尸位逸豫是也有自適之逸心逸日休是也無逸者無放縱於逸也乃逸者乃自適之逸也

(三)稼穡說見洪範○愚曰小人小民也○張氏曰君子小人皆指貴賤言○愚曰稼穡人所賴以生事之最重且最艱而不可一日逸者莫如稼穡凡人知稼穡之艱難者必有憂勤謹約決無縱逸之行而其縱逸者必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故君子所其無逸當先知稼穡之艱難知此乃所以致安逸蓋安逸未有不出於憂勤也知此則知小人之所依倚以生者而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竭民力而無縱逸矣呂氏曰人君未嘗知稼穡之艱難則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而民有不得其死者役非有急於生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生者乃在於是也○愚曰七月之詩詳及稼穡之事欲成王先知此也○新安王氏曰俗言曰諺○蘇氏曰大言曰誕○張氏曰乃逸者乃為逸豫之事也乃諺者又以逸豫之事為美談也愚曰逸豫如世所謂人生行樂耳與不兼觀諺等語豈非以逸豫為俗美談乎○愚曰既妄誕大言以稼穡為不足務意不然則侮訕其父母謂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徒自勞苦而不能逸樂呂氏曰劉裕奮隴畝取江左子孫見其服用反

矣曰田舍翁得此亦習矣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蓋稼穡艱難人君當先知而尤不易
知以人情所易忽也視小人之子猶有不知而反以父母爲
無知者況成王幼冲生長深宮其能知之乎故公深以此儆
動之所其無逸知小人依乃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于此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或曰書每稱商王七者特之近也○
唐孔氏曰中宗太戊殷王號也○呂氏曰嚴則莊重恭則謙抑
寅則欽肅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孫氏曰嚴恭敬之形於外者也寅畏敬之存於內者也自度猶自律也天命即天理也存於心流行於天下
著見於祲象參驗昭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度也因桑
穀之變而修省特一念貫天人一理既畏天命治民必不敢
忽○愚曰祗敬懼畏之心也○張氏曰不敢荒謂事無不理不敢

寧謂身無或安○孔氏曰肆故也○呂氏曰所以享國永年
者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
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
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此皆敬之方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
其壽莫非此理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亮陰說見說命○呂氏曰高宗未即位前嘗勞苦于外
於是及與小人游歷稼穡艱難盡知之矣作起也三年不言
美　目親見其艱故守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人皆然至
於三年不出一言其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
謂乃或是或一道也○愚曰惟其不輕言故言一發而人雍

和孫氏曰言當於人心天下聞所樂之所謂發號施令而民說服謂之和也○張氏曰嘉者美之至也○愚曰治而安之之謂靖○呂氏曰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孫氏曰小大者小大之人也○無垢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本根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于此皆足夭命呂氏曰下言文王咸和萬民亦同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康成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愚曰或者猶太王舍泰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舊為小人邵氏皇極經世以兄甲在位本朝嘉祐其世次皆可考武丁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其世次歷年

與書序合○新安王氏曰繼於祖甲之下繼言自時厥後以下皆訓逸者自太甲則中宗繼出高宗賢聖之君六七作爲帝者所以稍爲逸樂之君乎○詳見或問○愚曰保愛護也惠利澤也鰥寡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獨舉三宗者以繼世之君其享國最長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丁南反樂音洛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新安王氏曰按史祖甲之後凡七王○愚曰耽若貪慾不移之謂○呂氏曰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不聞小人之勞不聞小人之勞故惟耽樂之從耽樂之極伐性夜生乃所必至故罔或克壽歷數年數之詳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其年愈促夏氏曰自時厥後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總言自三宗之後也○林氏曰此言商賢君止於三宗酒誥多士多方言自成湯至帝乙罔非賢君者欲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宗之享國則不足稱與故呂氏言則樂以逆前王之善苟[illegible]湯之甚難而不[illegible]則其可稱不以[illegible]壽意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林氏曰不特商王為然也我周先王亦然○大王王季說見武成○愚曰自抑自成自得之自克自者貴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或曰人所以肆行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抑其欲以從義則以畏天又必畏祖宗畏民心矣○呂氏曰殷王猶異世故近舉乃祖文王以為訓先言大王王季以明淵源之所自○愚曰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巢氏曰即就也功猶事也康功安人之事田功農事也呂氏曰非躬自能兩大功不分於奉己故全功歸於恤民○愚曰徽美也而有緊束之意廣韻曰美也糾繩也懿美也而有和叙之意廣韻曰美也溫柔也柔者易至於懦故貴於徽柔恭者

易至於拘故貴於懿恭（呂氏曰凡人之柔者必巽恭導肅之柔於恭則可其相懿柔懿恭其意味深渾大非可淺）王之聖不能也懷恤念也○新安王氏曰鮮訓寡易曰爲蕃鮮（鮮少淺）

○愚曰小民民之微者鰥寡民之窮者懷保所以安之也惠鮮所以利之也（呂氏曰鰥寡者衰颯之氣惠鮮者使之鮮鮮有生意）○唐孔氏曰文王勤

於政事從早朝不食至於日中或至於過中而斜昃食猶不暇遑亦暇也重言之者複語也○呂氏曰紂方毒痛四海文

王爲方伯而欲咸和萬民蓋亦有杯水勝火之難視民如傷望道未見其勤勞自應至是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

之任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則其勤必有在矣○愚曰盤猶盤桓之盤周旋不已之貌○張氏曰一遊一豫爲諸

侯度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遊田國有常制而盤于游田則不敢也○呂氏曰以遊田之節可知百用之約自無過取所以

庶邦之貢入於文王自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春秋譏諸侯貢於王所無可見文王）

猶有諸侯之制則如諸侯之比方伯其求舊矣〇愚曰人主約己以安養斯民猶懼
民窮民之難及也故推柔恭之德屈己以安利之猶懼傷民
之不能普及也故忘己以致和之功正己以率諸侯之國
受命諸侯嗣位以受命於先君上受命於天子〇孔氏曰文
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呂氏曰文王無逸之實目都崇儉素謹農畝恤
困窮勤政事刑法辨既備纖大罔不備〇呂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以守身
為本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舉起其敬而收
其肆莫大於是愚曰逸與無逸此精民之安危治亂國之長短所係而已之死生壽夭實基焉人之所甚欲者
莫過於身之所甚惡者莫過於死人君縱欲成之無逸事皆兒所
畏惟我周公深明治亂之源在逸與無逸使之長而不敢
逸秦皇漢武之流乃欲以於逸求長年不知道家延年之術實未嘗
出於周公所言之外也〇蘇氏曰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女色二曰
酒三曰便嬖四曰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已既病
其身又病其民民死病天此最害之大者故無逸以民衣食遠女
色卑宮室罷游獵勤勞以此五物為人主求年之藥石〇愚按漢
之言民曰高帝壽五十三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
夕少昔不若三宗文王享國五十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
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安帝二十三年皆治世之明主而無

無逸所言或十年或七八年若無以代相承至其享國久長如孝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貪以臨御以逐穢致大亂武以失國或僅免其身其敗可也人君之當留意於人君千萬也臆度之學聲色之娛所以賊其身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殃若勢也至而禍若用物多而害民又況乎已自取於庚已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以敬於寧學以止命之本亦道德以養其視子以正常與賢士無異其所以自養以敢於山林學道者比見以以從其位而無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呂氏曰又欲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為言○愚曰王言嗣王欲其嗣乃祖也○唐孔氏曰于於也○呂氏曰觀以舒目安逸以休身游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所不能無者欲絕之使無則迫促不舒非所以養德也特不可過耳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淫于四者則役費無藝必橫斂四方者皆取焉有常經而以萬民惟正之供○愚曰惟正之

供謂九貢九賦什一之制也○蔡氏曰皇與遑通○呂氏曰人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所害幾何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至于二日或終身不返故公先塞其源謂無自寬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已非民所訓非天所若民生戕曰在勤于游行僕是人也有大愆而非小失也○酗讀見微子○吳氏曰酒德以酒為德也德之為言得也於心實有諸己堅固而不可奪是之謂得得於善之深者為善德也得於惡之深者為惡德也其次深者皆非德或曰以酗為德之狀聞大于身緒此求以之德也酗者之態能柳血氣道則亂心術敗敗迷亂酗于酒德故其志惑無所不至○呂氏曰紂之大惡其數千歲後迅其猶羞比之況當時乎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必至爲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原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也○漢書作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illegible]）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詛側助反　祝之又反）

孔氏曰胥相也○愚曰訓（[illegible]）導之以善言訓導告語之也保惠謂以善道相與保護調護之也訓告保惠示猶有未善則相與教誨之○呂氏曰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以護於日用之間助田畜積等事是也）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況成王之幼冲乎○蘇氏曰譸誑也張誑也變名實（[illegible]）以眩觀者曰幻○呂氏曰訓誥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入故民無或敢相譸張誑誕為幻惑以亂主聽（[illegible]氏曰人）

（呂氏曰[illegible]先王[illegible]成而小人譸張為幻者又曰[illegible]人此則訓[illegible]所出之所共知者也若丙[illegible]為不亡[illegible]無道於古今不刑之請下之所法也小人為[illegible]或廢學或[illegible]經之文其言則曰多教所以為[illegible]學[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於一[illegible]皆不害[illegible]此理之必不能[illegible]有[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之謬[illegible]也）

原缺